



蘇聯當代文學名著

**FENGXUE
XIAO
ZHAN**

[SU]QINJIZI • AITE
MATUOFU ZHU
WANGHAO YI

HUASHAN WENYI
CHUBANSHE
1994 •

風雪小站

[苏]钦吉兹·艾特玛托夫 著
汪 浩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苏 联 当 代 文 学 名 著

风 雪 小 站

〔苏〕钦吉兹·艾特玛托夫 著
汪 浩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内容提要

铁路工人叶吉盖的好友卡赞加普在寂寞、孤独中死去。叶吉盖在为他办理丧事的一天一夜里的见闻和回忆、纵横延伸扩展：从他本人的生活、命运、追求、恋爱到人间、自然界、地球、宇宙；从远古的传说到当今的现实，幻想的未来，一幅幅表面看起来互不关联的生活画面，一个个不同时代的人物活动、犬牙交错，组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生活之网，呈现出不同时空的人生悲剧。作品以“全球性思维”和现代艺术表现手段、探讨了人类的命运。作品一出版便引起苏联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瞩目，被誉为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指路牌”和“方向标”。

Ч·Т·Айтма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Э-хт. -Т.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83

译自艾特玛托夫选集第二卷

苏联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3 年版

苏联当代文学名著

风雪小站

[苏]钦吉兹·艾特玛托夫 著

汪 浩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保定市燕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625 印张 26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3.00 元

ISBN 7-80611-223-5/I·194

●○作者前言

众所周知：勤劳——是衡量人格的必不可少标准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叶基盖·让戈尔丁，知道的人称他为布兰内的叶基盖，是一名真正的劳动者。他是被土地牢牢牵住的人。据我认为，他与自己的时代结成最牢靠的关系，这正是他的本质——他是时代的儿子。

正因为如此，我才开始研究这部长篇小说中所涉及的问题，通过一个前线战士，铁路员工的命运看整个世界，这对我是极为重要的。我尽力以我力所能及的方式完成这些。布兰内的叶基盖的形象——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原则的态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曾经是，也仍然是劳

动人民。

但是，我远非将“劳动者”概念本身绝对化，仅仅是因为他是“普通的自然人”，他辛勤地耕耘着土地或放牧。在生命的永恒与现实的碰撞中，劳动者是最有意义和重要的，因为他是个性，因为他富有精神世界，因为他的时代浓缩在他身上。所以我试图将布兰内的叶基盖放在我同时代的世界秩序中心，放在激动着我的问题中心。

布兰内的叶基盖不仅是天生的，而且是职业的劳动者。他是一个具有勤劳精神的人。爱劳动的人将给自己提出别人总是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因此，那些有现成答案的人总是懒于做事，甚至为他做好一切时，他活着仍是为了索取。

爱劳动的人总是被某种兄弟情谊团结在一起——他们永远善于相互关心和理解，如果不理解，则思考。我们的时代赋予他们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思虑的食粮。

人类记忆的长链已经从地球拉向了宇宙。

也许二十世纪末最悲惨的矛盾在于人类无穷尽的创造才能和它因帝国主义孕育的政治、意识形态、种族的障碍而不能实现的矛盾。

今天的环境，不仅仅是安全进入太空的技术可能性，而且人类的经济和生态需要有权要求这一可能性的实现。在这种条件下，挑起各民族的纠纷、滥用原料和智能的军备竞赛，乃是对人类的最荒谬绝伦的犯罪。

今天，只有缓解国际紧张局势才是进步的政治。世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人类不学会和平共处，它注定灭亡。

不信任、戒备、对抗的气氛是对人类平静幸福生活的最危险的威胁。

人们可以相互忍耐，但他们不能有一致的思维，因此只是人，才保存了自己人的属性。剥夺人的个性的愿望从古至今总是伴随着帝国的、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的觊觎目的。

人，如果丧失了过去的记忆，必需重新判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人，如果丧失了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则是没有历史前途的，只能生活在今天。

如同我以往的作品，这一次我仍旧依赖于那些传奇、神话和传说，把它们视为祖祖辈辈流传给我的经验。与此同时，我首次在我写作实践中运用幻想情节。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思维的方法。是认识和解释现实的方法之一。

显然，与外星文明接触描写有关的事件和所有由这一原因而发生的一切都不具有任何现实根据。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真实的萨雷奥杰克和内华达宇航发射场。我所引用的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体制是超出历史现实之外的，完全是假定的。我所杜撰出来的整个“宇宙学”历史仅仅是带有一个目的——以反常的夸张形式使对地球上的人具有潜在危险的局势更加尖锐化。

当今世界的一桩离奇怪事：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时停止一切战争，而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竟成了某些国家“冷战”的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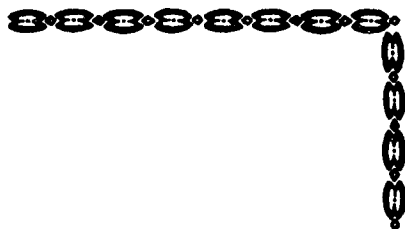
作者前言

谈到幻想的虚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写道：“艺术中的幻想是有界限和规则的。幻想应当与现实相互交往，以至于您几乎相信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切地建立了幻想的法则。的确，古代的神话也好，果戈里、布尔加科夫或马尔科斯的幻想现实主义也好——无论他们有多少差别，他们都坚信自己与现实交往的力量。幻想从现实的方面扩展出某些东西，制定“游戏规则”，哲理地概括性地展示这些，极力地挖掘它所选择的特征的发展潜力。

幻想——这是生活的隐语，允许以新的、出人意料的视角发现生活。隐语在本世纪变得特别必要，这不仅仅是因为科技成就闯入了昨天的幻想领域，而且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被那些生态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矛盾折磨着，因此这一世界是荒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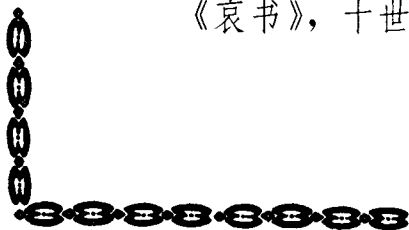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想达到的目的，让我这部长篇小说的萨雷奥杰克隐语再一次提醒劳动的人注意他对我们地球命运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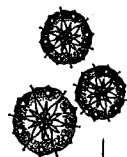


这部书就是我的躯体，
这段话就是我的灵魂……

格利高尔·纳列卡奇

《哀书》，十世纪





苏联当代文学名著

第 一 章

在干涸的谷地和荒芜的田野寻觅食物，是需要极大的耐心的。一只饥饿的会捕鼠的狐狸，追踪着慌乱中跑过的掘土小畜生留下的杂乱无章的痕迹，时而狂热地扒开鼠窝，时而等待着藏在旧的雨水沟中的小跳鼠蹦到开阔地来，好一举抓住它。这只狐狸从遥远的地方缓慢而又顽强地朝铁路走来。这条黑黢黢的路堤在草原上四平八稳地延伸着。草原对它既充满诱惑，又充满恐惧，因为隆隆而过的列车把周围的大地震得直抖，同时又在身后留下烟雾和煤屑，被风压到地面，散发着浓烈的刺鼻的味道。

傍晚，狐狸就伏卧在电线杆旁的冲沟底部，在由于枯的马尾般的酸模组成的又高又密的孤岛中，在暗红色的挂满籽

粒的浓密的茎旁，蜷曲成草黄色的一团。它耐心地熬着黑夜，神经质地抖动着耳朵，谛听着低风掠过枯草发出的轻微的哨声。电线杆同样无聊地嗡嗡响着，但是狐狸并不害怕。电线杆总是原地不动，它们不能追捕它。

不过，定期驰过的列车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每一次都让它紧张地颤抖，于是它缩得就更紧了。它瘦弱的躯体从轰鸣的地面感到列车的重量和运行的速度所构成的奇特力量。它仍然克制着恐惧和对异味的恶心，留在沟中，等待着它的时刻，夜幕的降临会使路程更为安全。

它很少到这儿来，只有非常饥饿的时候……

在过往火车的间隙，草原上的寂静如同山崩之后一样骤然降临。在这死寂中，狐狸捕捉着游荡在黄昏中的某种令它警觉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这刚刚能听到的声音谁也不属于。时而是气流的变动，时而是天气骤变的前奏。这只小兽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痛苦地呆愣着，缩成一团。它想嚎叫几声，抒发一下对某种普遍性灾难来临的模糊预感。但是饥饿竟然连这种本能的预警信号也压抑住了。

狐狸仅仅是在舔着那跑得疲软的爪垫时，才有气无力的哀鸣几声。

那时，傍晚已经冷了起来，秋天就要到了。每逢夜晚，土壤一下子就冻结了，而黎明时分，草原如同白盐土般蒙着一层不久就将化掉的灰蒙蒙的白霜。对于草原上的动物来说，那个贫乏、惨淡的时期就要到来了。那些可作为食物的野兽在夏天本来就少得可怜，现在已各有所归了——有的到温暖的

地方，有的钻进洞穴，有的到沙地里冬眠去了。现在每一只狐狸都在为自己猎捕食物，在草原上孤零零地搜寻，仿佛狐狸都已断子绝孙了。当年的狐崽已经长成，奔向了四面八方，而怀春的季节还为时尚早，只有到了冬季，狐狸们才从四处聚拢来，公狐狸将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厮打……

随着夜幕的降临，狐狸走出沟谷。它听了听动静，等到了时机，于是胆怯地上了路堤，悄无声息地沿着铁路忽左忽右地跑着。它在这里搜寻着旅客从车窗里扔出的吃剩下的东西。它不得不在路基坡面上跑很长时间，逐一嗅着肮脏的和恶心的东西，直到找到一点点可以充饥的东西。列车行驶的整个线路上，都乱扔着废纸、揉皱的报纸、破瓶子、烟蒂、撬开的罐头盒子，以及其他毫无用处的垃圾。完整的玻璃瓶口散发的气味特别难闻——一股酒味。一、两次头晕之后，狐狸就设法躲避酒味了。打个喷嚏，立刻跳到一边。

它克服了内心的惊悸，等了许久的东西，似乎有意与它作对，还是没碰到。狐狸仍然满怀着能找到点儿吃的的希望，在铁路路基上跑来跑去。

突然它收住了脚步，抬着前爪呆立着，仿佛遇上了什么意料不到的东西。它纹丝不动地伫立在轨轨之间，像个幽灵一样融合在高挂在空中的月亮的灰蒙蒙的光晕中。那使它惊悸不安的遥远的轰鸣仍然没有消失，这声音暂时还很遥远。狐狸仍旧夹着尾巴，犹豫地换着腿，打算从铁路上逃走。继而它又匆忙地在路堤坡面上窜来窜去，仍然希望能碰上点吃的东西。它嗅了嗅，——瞧，这下可撞上了，但是几百个滚动

的车轮在与钢铁撞击出的可怕的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响。狐狸仅迟疑了刹那，这已足够它慌乱的了。此时，拐弯处射出两列火车的一前一后的灯光，强力的探照灯将前面的一切照得通明眩目，瞬间把草原变成了一片煞白，无情地暴露出它那死寂的地面。列车泰山压顶般沿铁轨驶来，卷起了一阵风，在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烟尘。

狐狸慌乱地跑开，时而回头瞥上一眼，惊乱地伏在地上。那带着会奔驰的灯光的庞然大物仍在轰隆隆地发出巨响，轮子敲了许久。狐狸跳了起来，重又撒开四腿跑了起来……

尔后，它喘了喘气，又被那能得到食物的铁路吸引过去。然而前面的线道上又闪出了灯光，一对车头拖着一列长长的满载货物的车厢……

在这块土地上，列车从东向西和从西向东地穿梭……

在这块土地上，铁路两侧平躺着广袤的荒原——萨雷奥杰克，黄色荒原的腹地。

在这块土地上，任何距离都以铁路来衡量，如同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

而列车从东向西和从西向东地穿梭……

午夜时分，有个人顽强地走了很久，朝着他的扳道房走来。起初他径直走在枕木上，尔后，由于迎面火车的出现，他从路堤上滑了下来。他仿佛在暴风雪中穿行一样，双手遮挡

着快速货车扬起的风尘（那是一列通行无阻的负有特殊使命的列车。它将开进通往萨雷奥杰克1号禁区的一条专用线，直抵宇航发射场，简而言之，火车蒙着防雨布，车上有卫兵）。叶基盖马上猜出，这是妻子急急忙忙来找他，她这样匆忙，一定事出有因。结果的确如此。可是在尾车通过之前他无权擅离职守。只是当他同站在尾车平台上的列车员互相打过信号，证明一切正常之后，被隆隆的响声震得几乎发聋的叶基盖才转向匆忙而来的妻子问：

“怎么啦？”

她不安地看了他一眼，动了动嘴唇。叶基盖没听清，但明白她的意思——他这样认为。

“到这儿来避避风。”他领她进了扳道房。

但是，当他要到她口中听到他所料到的事情之前，此刻，不知为什么他完全被另外一桩事情所震惊。尽管以前他就发现了她不再年轻了，但这一次，她由于急走而气喘不已，艰难地从胸部发出嘶哑的声音，同时瘦削的双肩不自然地向上耸着，他为她而难过。窄小的、刷得雪白的铁路岗亭里，强烈的电灯光突然将乌库芭拉因发绀而变得发暗的脸颊上的一道道永不磨灭的皱纹暴露出来（但她从前可是皮肤光亮黝黑的少女，两只黑眼睛炯炯有神），还有那干瘪的嘴再一次使他相信，即使是青春已逝的女人，也不应当没有牙（早就该领她到站上去镶金属牙了，现在老少都戴这玩艺儿），何况那从头巾下露出的绉绉白发在脸上晃来晃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唉，你可真变老了，”他以某种内疚的感情暗暗地在心

中怜悯她。由此，立刻产生了一股默默的而又强烈的感激之情。他为多年同甘共苦的岁月而感激她，特别是为她在深夜中大老远的跑来找他而感激。她找他是出于一种尊重和责任感，因为她知道，她跑来告诉他可怜的卡赞加普老人死去的噩耗，这对叶基盖来说有多么重要。这个孤零零的老人死在空荡荡的泥板房里。她也知道，世上只有叶基盖一人关心这个被所有人抛弃的老头子的死，虽然他们既不是兄弟，也不是亲朋。

“坐，喘口气。”走进扳道房后，叶基盖说。

“你也坐吧。”她对丈夫说。

俩人都坐下了。

“出了什么事？”

“卡赞加普死了。”

“什么时候？”

“刚才我去看他，想看看他在那儿怎么样，也许需要什么。我进了屋，灯亮着，而他躺在老地方，只有胡子那么往上翘着。我走上前去。卡扎克，我说，卡扎克，也许您想喝点热茶，可他已经……”她的声音中断了，泪水从变红了的薄眼皮中涌出。乌库芭拉哽咽了一下，轻声地哭了起来。“他就这样完了。多么好的一个人呀！可是死了——死了都没个人为他合上眼睛。”她伤心地哭着，“谁能想到！一个人就这样死了……”她想说：“象狗横尸在路上”，但他没出声，用不着明说，不说也够清楚了。

叶基盖打仗回来后，就在鲍兰雷—布兰内会让站工作，因

此大家都称呼他为布兰内的叶基盖。他听着妻子的叙述，闷闷不乐地坐在临时加放的长凳上，将两只沉重得像湿木头般的手放在膝盖上。那顶满是油污的破旧的铁路制帽的硬帽檐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在想什么呢？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妻子低声问道。

叶基盖抬起头，带着苦笑看着她。

“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人们还做什么！安葬呗。”他像已经作出决定的人一样，从座位上欠身起来。“你这么着，老伴，快点回去。现在听我说。”

“你说吧。”

“把奥斯潘叫醒。别看他是会让站站长，没关系，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告诉他，卡赞加普死了。这个人在这儿干了四十四年。卡赞加普在这里开始工作的时候，奥斯潘可能还没出世呢。当时，这个鬼地方，无论你花多少钱，连条狗都引不来。他的眼皮底下跑过多少车——他脑袋上的头发也不够数……让他去想吧。就这样说。还有，听着……

“说吧。”

“一个个地把大家伙叫醒。敲窗户。我们这儿有多少人——八家，屈指可数……把大家都叫起来。这样的人死了，今天谁也不应该睡大觉。把所有的人统统叫起来。”

“要是他们骂人呢？”

“我们的任务就是通知到每一个人，要骂就让他们骂吧。就说，是我让你叫醒他们的。应当有良心。等一等！”

“还有什么？”

“先跑去找值班的，今天是沙伊麦尔登当调度，告诉他怎么回事，让他想想该怎么办。也许这次他能给我找个替换的人来。如果有什么难处，让他通知我。你明白了，那就这样去说吧！”

“我去说，我去说，”乌库芭拉回答道。她突然想起了一桩最重要的，差点被她忘记的事情：“可他的子女们呢！怎么是这样的呢！应当首先通知他们呀，不是吗？父亲死了……”

叶基盖听到这话厌烦地皱起了眉头，变得更为严厉了。他没有答腔。

“不管怎样，儿女总归是儿女，”乌库芭拉接着用辩白的语气说，尽管她知道叶基盖听了这话很反感。

“我知道，”他挥了挥手，“难道我连这都想不到吗？不过，没有他们怎么能行！如果随我的性子，我是不会让他们沾边的！”

“叶基盖，这不是咱自家的事。让他们来自己安葬。不然会落下闲话，一辈子也洗不清……”

“我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来吧。”

“儿子怎么来得及从城里赶来呢？”

“如果想来，他就来得及。前天我在站上还给他拍了封电报，告诉他，说他的父亲病危。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他自认为聪明，应当知道怎么办……”

“噢，如果是这样就算了，”妻子含含糊糊地同意了丈夫的结论，但还是盘算着使她忧心的事情，说道：“若是妻子也一同来就好了，毕竟是安葬公爹，又不是别的什么人……”